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俞樾◎著

七侠

五义

(上)

张仲愈题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七侠 五义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俞樾◎著

张仲愈题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侠五义/ (清)俞樾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七… II. 俞…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3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七侠五义 (上)

(清)俞樾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8

定 价 59.8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回	遇战事真宗得太子	封美人刘妃宠中宫	1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7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12
第四回	除妖魁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18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23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30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34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38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42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46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50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54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57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61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64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68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72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76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80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84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87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90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93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96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00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04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108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11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14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17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121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125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128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132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136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139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142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146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150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153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156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160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163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166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170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欣逢赵庆	173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176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180

QiXiaWuYi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184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187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190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195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199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203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207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211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216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220
第五十九回	倪生赏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224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228

第一回

遇战事真宗得太子 封美人刘妃宠中宫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鸯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后周显德七年陈桥兵变，众将推立太祖为天子，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是日早朝，文武两班齐列殿前，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曰：“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於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毕，众臣退朝散去。

真宗回转宫内，愀然不乐，暗自思忖：“自御妻亡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刘美人、李侍儿现今俱各有孕。难道上天垂象将应在她二人身上不成？”正要宣召二人见驾，忽有边关告急文至，真宗急复召群臣会议。原来是年九月，契丹主忽兴兵五十万，杀奔至北直保定府，逢州夺州，遇县劫县，四面攻击，兵势甚锐。定州老将王超拒守唐河，契丹几次攻打，王将军百般保守，城上准备弓箭火炮，亲冒矢石，日夜巡查。契丹攻打不利，只得驻师于阳城。王老将军即日告急于朝，又有保定府四路边书告警，一夕五至，中外震骇，文武官员个个惊惶。真宗天子心头烦乱，惶惶无主，忙问计于群臣。独左相寇准主战，奏曰：“契丹东侵西扰，无非是恐吓我朝。请速练师命将，扼守要害，我主奋起，御驾亲征，与他决一雌雄！”

真宗心中尚是迟疑，适值内宫奏报：“刘美人、李侍儿两人同时产下太子。”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真宗大喜，闻奏欲退内宫。左相寇准谏道：“今日澶州有泰山压卵之危，人心未定。若陛下疑难不决，不往进征，则北直势难保守；北直既陷，大名府亦危。况大名府与汴梁交界，若此则中外彷徨，大事去矣！恳乞陛下深思，请勿回宫，俯如微臣所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当时华士安丞相亦劝帝听寇准之言。真宗于是准奏，中止回宫，酌议进征之策，遂册刘氏为德妃，李侍儿得封才人，嘱二人好生保护两位太子。

是日，真宗召集群臣，问以征伐方略。资政学士王钦若，南京临江人，深恐圣上亲征，累及自己要随驾同往，暗思契丹兵精将勇，抵敌不过，难以逃遁，故奏请圣上驾幸金陵，以避契丹锋锐，然后调各路勤王师征剿，无有不克；又有陈尧叟附合，奏请帝走成都，因他是四川保宁府人。二人各怀私见，便于家乡。其时天子尚未准奏，即以二臣奏请出幸之言问于寇公。寇公心中明白二人奸谋，乃大声言道：“谁为陛下设画此谋者，其罪可诛也！此人劝驾出幸，不过为一身一家之计，岂以陛下之江山为重乎？陛下英明神武，君臣协合，文武共济。倘御驾亲征，敌当远遁，不难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无往而不胜者，天上今日之谓也。奈何陛下弃社稷而远幸楚蜀乎？万一人心散溃，敌人乘势深入，岂不危哉！”于是帝意乃决，准于即日兴师，将陈尧叟罚俸。寇公又惧王钦若诡谋多端，阻误军国大事，奏他出镇大名府。

却有冯拯太尉见圣上依寇准之谋，御驾亲征，又罚去陈尧叟俸，贬出王钦若，心中忿恨不平，奏道：“寇准之言未可深恃，望陛下详察，切勿轻举！谚云：‘凤不离窠，龙不离窝。’今陛下离廊庙而履疆场险地，岂不危乎！不若命将出师，以伐契丹，何必定请圣上亲征？伏祈我主勿用寇准之言，则社稷幸甚！”圣上未及开言，寇公怒道：“谗言误国，妒妇乱家，自古如斯！冯拯不过以文章耀世，军国大事，非你所知也！如再质疑君心，所误非浅。不念君恩，不顾生民，只图身家计者，岂是做人臣的道理？”冯拯亦怒，正要开言，恼了一位世袭老元勋，官居太尉，姓高，乃高怀德之子高琼，出班大声奏道：“寇丞相之谋深远，真安社稷良谋，奈何沮惑于奸臣之论？今日澶州危在旦夕，百姓彷徨，将士离心，目击澶州全境将陷。陛下再迟疑不往亲征，则北直失守，中州四面受敌，社稷非吾有，陛下不免为失国之君！”冯拯在旁大喝：“辱骂圣上，罪当斩首，还敢多言么！”高太尉厉声喝道：“老匹夫！无非仗着区区笔墨，以文字位至两府。不思报答君恩，只图私己以平天下生民，人面兽心，还敢多言沮惑！如众文武中有忠义同心者，当共斩你头，以谢天下，然后请圣上兴兵；况你既以文章得贵，今日大敌当前，你何不

QiXiaWuYi

赋一诗以退寇虏乎？”冯拯被他骂得羞惭满面，不敢复言。当时天子决意亲征，不许再多议论。即日点精兵三十万，偏将百余员，命高千岁挂帅，寇丞相为参谋，大小三军皆听高、寇二人调度。即日祭旗兴师，旌幡招展，一直出了汴京。水陆并进，非止一日。自是一连相持十余年，契丹方得平服。

却说宫中刘德妃当日闻知李才人产下太子，至晚自己产下了公主，心头不悦，却命内监奏报，也说是生的太子。但刘妃思量：“今日圣上虽然出征，不知何日回朝。倘班师回来，吾生下公主，谎报太子，因一时之忿，岂不惹下欺君之罪？内监郭槐是吾得用之人，且喜他智谋百出，不免召他来商议有何良策。”想罢即命宫女寇承御召郭槐到来。郭槐叩见刘娘娘，问道：“呼唤奴婢，有何吩咐？”当下刘娘娘将一时心急，差人报产太子之事说了一遍，犹恐圣上回朝诘责见罪，又恼着碧云宫李才人产下太子，将来圣上倍宠于她，故今日特来商量怎生了结。郭槐想了一计，呼道：“娘娘勿忧，只须如此如此，包管谋陷得太子。”刘妃听了大悦，说：“好妙计！”即要依计而行。

忽一日，李氏娘娘正在宫中闲坐，思量圣上为国辛劳，不见亲生太子一面，刻日兴兵去了，但愿早早得胜回朝。如今太子生下数月，且喜精神焕发，相貌翘秀，倒可放怀。李娘娘正在思量，忽见宫女报说刘娘娘进宫。李娘娘出宫相迎，二人见礼坐下，细细谈论。刘妃和颜悦色，故意说为了公主乏乳，要太子的乳娘喂乳。当时李娘娘接抱了公主，刘娘娘抱着太子，耍弄一番。刘妃十分喜悦，说：“今日圣上亲征北夷，闲坐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宫中，甚是寂寥。贤妹不若到吾宫中一游，以尽姊妹之乐，不知意下如何？”李才人不知是计，不好过却，只说：“蒙贤姐姐美意。但吾往游，只恐太子无人照管，怎生是好？”刘妃说：“不妨。内侍郭槐为人甚是谨慎小心，太子交他怀抱，一同进宫去，便可放心了。”李才人欣然应允。是日带领了八个宫娥，将公主交回刘妃，刘妃将太子交郭槐怀抱，一路进到昭阳宫。二人分坐定，刘娘娘传命摆宴。不一刻摆上盛筵，二位娘娘东西并席，两行宫娥奏乐，欢叙畅饮。刘妃殷勤相劝，交酢多时，已至日落西山，方才止宴。李才人问及太子时，刘妃言：“太子睡熟，恐惊了他，故命郭槐早送回贤妹宫中去了。”李娘娘信以为真，安心交谈一番，已是点灯时候，李才人谢别，刘妃相送回宫去了。

却说刘妃回至宫中，唤来郭槐，问及太子放于何所。郭槐道：“禀上娘娘，已用此物顶冒，并将太子藏过了。但奴婢想来，此事瞒不得众人；况娘娘生的是公主，人人尽知。倘皇上回朝查明，祸兴不测，不特奴婢罪该万死，即娘娘亦危矣！”刘妃听了大惊，说：“此事弄坏了，怎生是好？”郭槐一想，说：“娘娘，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只须用如此如此计谋，方免后患。”刘妃说：“事不宜迟，即晚可为。”时交三鼓，二人定下计谋，刘娘娘命寇宫娥将太子抱往金水池抛下去。寇宫娥大惊，只得领命，抱着太子到得金水池。是时已将天亮，寇宫娥珠泪汪汪，不忍将太子抛溺，但无计出得宫去，救得太子，只深恨郭槐奸谋，刘妃听从毒计。此事秘密，只有她一人得知，如何是好？

不表寇承御为难，却说碧云宫李才人回至宫来，问及众宫娥太子在哪里。宫娥言：“郭槐方才将太子抱回，放在龙床，用绫罗袱盖了，说太子睡熟，不可惊醒，故不敢少动，特候娘娘回宫。”李才人说：“如此，你们去睡吧。”众宫娥退出。李娘娘卸去官妆，正要安睡，将罗帐揭开，绫袱揭去，要抱起儿子；猛然一见，吓得魂魄俱无，一跌倒于尘埃。顷刻悠悠复苏，慢慢坐起，说：“不好了！中了刘妃、郭槐毒计，将我儿子换去，拿一只大枕头放在此处，如何是好？况且圣上不在朝，何人代我做主？刘妃凶狠，外与奸臣交通，党羽强盛。闹出来圣上未得详明，反为不美；不若且待上班师回朝，密密奏明，方为妥当。”

却说寇宫娥抱持太子，在金水池边落泪暗哭。此时天色已亮，陈琳奉八王爷之命，到御花园来采摘鲜花，见寇宫娥抱持一位小王子在金水池边落泪，心下大惊，即问其缘由。寇宫娥将刘后与郭槐计害李后母子缘故，一一说明。陈琳惊怕说：“事急矣！且不采花了，你将太子交吾藏于花盒之内，脱离此地才好。”当时寇宫娥将太子交与陈琳，叮嘱道：“须要小心，露出风声，奴命休矣！”陈琳应允，急忙将太子藏于盒中。幸喜太子在盒中不独不哭泣，而且沉沉睡熟，故陈琳捧着

QiXiaWuYi

花盆一路出宫，并无一人知觉。寇宫娥回宫复禀刘妃。

是晚刘妃与郭槐定计，又要了结李娘娘，三更时候，待众宫娥睡去，然后下手。寇宫娥早知其谋，急忙奔至碧云宫，报知李娘娘。李才人闻言大惊。寇宫娥说：“娘娘不可迟缓。多延一刻，脱逃不及！幸太子得陈公公救去，脱离虎口。今奴婢偷盗得金牌一面，娘娘可速扮为内监，往南清宫狄娘娘处权避一时，待圣上回朝再伸奏冤情。”当下李才人十分感激，说：“吾李氏受你大恩，既救了吾儿，又来通知奸人焚宫。今日无可报答，且受吾全礼，待来生衔环结草，以酬大恩。但今一别，未卜死生。你如此高情侠义，令我难忍分离。”言罢倒身下拜。寇宫娥慌忙跪下道：“娘娘不要折杀奴婢。且请作速改妆，逃离此难，待圣上还朝，自有会期。但须保重玉体，不可日久愁烦。”李才人急忙改妆，黑夜逃出内宫，一时不知去向，是晚火焚碧云宫，半夜中宫娥、太监、三宫六院惊慌失措，及至天明，方才救灭。众人只言可惜李娘娘遭这火难，哪知奸人计谋？就连八王爷与狄王妃，事后虽知奸人设计焚毁此宫，亦不知李娘娘逃出，只说：“可惜烧死宫中！”

却说有宫人报知刘妃：“寇宫娥投水死于金水池中。”刘妃与郭槐闻知大惊，说：“不好了！此事必定是她通知李才人逃出去。她既通知李才人，太子也必不曾溺死。”但此时又无踪迹可追，只得罢了，命人掩埋寇宫娥，按下此事不表。

你道刘妃为何如此胆大鸩毒？皆因真宗对她十分宠爱，言听计从，所以在后宫为所欲为。据史记载，这刘妃本是随蜀人龚美流落至京城。龚美素业锻银，自从带刘氏到京师后，不知如何认识了内侍，得以出入宫邸。是时刘氏年尚只十五，生得小巧玲珑，纤眉秀媚，且有一种特技，善能拨鼓。鼓本是寻常小鼓，没甚可听，偏经她纤手摇来，音韵悠扬，别有节奏。内侍等闲暇时经常去听鼓，渐渐轰动都下，连宫邸中也得闻知。

当时真宗尚未为太子，年少好奇，即带着侍役微服往游；既至龚美寓中，见得这位刘美人芳容，目眩心迷，暗暗称赏；及令她拨鼓，果然声调铿锵，与众不同。刘氏亦知真宗不是常人，除运动灵腕，免不得眉传目语，惹得真宗心猿意马，一经还邸，便令侍役把她召入宫中，作为侍女。当下问明籍贯，刘氏答道：“原先我家在太原，后迁徙至益州，祖名延庆，曾在晋汉间做过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名通，即在本朝做过虎捷都指挥使，因从征太原，中途病故。时女尚在襁褓，因家世廉洁，向无余资，不得不鞠养外家；后因舅父等相继去世，只剩表兄龚美，素业贱工，糊口四方，是以迁徙至此。”一面说一面含着凄切的态度，越显得楚楚可怜。想那真宗年少好色，怎肯将她轻轻放过？况这刘美人心灵手敏，乐得移篙近舵，图个终身富贵。洛皋解珮，幸遇陈思；神女行云，巧逢楚主。两下里相怜相爱，几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似胶漆粘合，熔成一对鸾凤。

偏真宗乳母秦国夫人秉性严整，看他两小无猜，料有情弊，遂乘间入白太宗。太宗即传人真宗，当面训责，令他斥逐刘女。真宗不得已，遣女出邸，潜置王官指使张耆家。到了真宗即位，大权在握，当即召入宫中，封为美人。破镜重圆，钟情倍甚。那美人也的确聪颖，对郭皇后侍奉殷勤，就是与同列杨氏亦和好无嫌，因此宫中相率称诵；未几进位修仪，且因她终鲜兄弟，即以龚美为后兄，令改姓刘，赐给官秩。

先是郭后连生三子，长名禘，次名祐，又次名祗，皆蚤殇。杨氏生子祉祈，又皆矢逝。真宗望子心切，又选纳沈女为才人。沈氏本宰相沈伦孙女，父名继忠，亦任光禄卿；就是杨氏祖籍亦尝通显。她本是天武副指挥使杨知信侄女，比刘氏先入襄邸，刘封修仪，杨亦封修仪。至郭后以崩，刘、杨各位相掎，均有袭中官的希望。沈才人虽是后进，但系将相后裔，望重六宫，却也是个劲敌。但刘妃外谦内忌，手段高明，又深得真宗宠爱，终得立为后，执掌后宫。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暂且搁起，后文自有交代。

话说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之说。闲言少叙，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着一位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骡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人人称他“包善人”，又曰“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弟兄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入；二爷包海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却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这是什么意思？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年近五旬，已有二儿，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再者院君偌大年纪，今又生产，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辛劳，如何禁得起？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竟是时刻不能忘怀。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这日独坐书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飘飘，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丫鬟掀帘入报：“员外大喜！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倒抽一口凉气，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叹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忙立起身，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几句，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回到自己房中，见包海坐着发呆。李氏道：“好好儿‘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青脸红发怪物从空中下，把老当家的吓醒，谁知就生了此子。细细想来，必是咱们地里西瓜成精。”李氏撺掇道：“这还了得？留在家内，必做妖孽！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心？就是家私，也省‘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说得包海如梦初醒，忙起身来到书房，对员外把话说了一遍，只不提家私。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就说落地不多时便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室，托言公子已死，忙抱出用茶叶篓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将篓子放下，取出小儿。草丛里有绿光一闪，原来是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包海魂不附体，连尿都吓出来了，连篓带小孩统同抛弃，抽身跑将回来，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连说：“吓死我也！”李氏问：“你这等见神见鬼，不是妖精做了孽？”包海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定定神答道：“厉害！厉害！”一五一十说与李氏：“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叶篓没拿回来。”李氏笑道：“真是整篓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咧！一个篓能值几何？一份家私省了，岂不乐么！”包海笑嘻嘻道：“果然表壮不如里壮，这事多亏贤妻主意。那孩子此时管保叫虎扒拉咧！”

谁知二人屋内说话，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听去，忙回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急又疼，不觉落泪。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说罢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委决不下。

且言包山急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篓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满心欢喜，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内，转身竟奔家来，悄悄归到自己屋内。

王氏正在盼望，见丈夫回来，又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忙将衣襟解开，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聪明，将头乱拱，仿佛要乳吃；贤人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喂哺。包山在旁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有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妾身单乳哺三弟，岂不两全！”包山大喜，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喂养。可巧本村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死了，正值乳旺之时，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这也是大爷夫妻一点至诚品格，故有此机会；李氏陷害包公，将来也必有报应。

春去冬来，转瞬过了六个年头，包公已到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曾哭过，也未曾笑过。每日里丧着个小脸儿，不言不语，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侍外，人皆没有爱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贤人带黑子与婆婆拜寿。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把安人喜得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说道：“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地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见旁边无人，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乳哺操

QiXiaWuYi

劳，故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但只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喂养。”安人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住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

从此包黑认过他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然包海夫妇暗算，也是不能凑手。转眼又过二年，包公到了九岁，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这日包海家，便在员外跟前谗言：“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得好吃懒做，如何使得？现今三黑九岁了，该叫他跟庄村牧童或是咱家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闲逛一般。安人应允，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玩耍。”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不肯远去。

一日，驱逐牛羊至锦屏山鹤头峰下，见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乡中牧童彼此玩耍。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却是无精打采，仿佛心有所思。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只见阴云四合，雷闪交加，知必有大雨，忙立起身，跑至山窝古庙。才走至殿内，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包公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女子，羞容满面，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包公暗想：“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看她光景想来是怕雷。慢说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一黑闻此雷声也觉胆寒。”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边雷声愈急，不离顶门。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始止声。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夕晖，回头看时，不见了那女子；心中纳闷，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赶牛羊。

刚到村头，服侍二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的点心。”包公说：“替我给嫂嫂道谢。”拿起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饼落在地下；才待要捡，来了条癞犬，竟自衔饼去了。长保在旁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它吃了！这是我家癞犬，等我去赶回来。”包公拦住道：“它既衔去，纵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们交代牛羊要紧。”说着来到老周屋内。长保将牛羊赶入圈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中,只听他在院内嚷道:“不好了!怎么痢狗七孔流血了?”老周同包公得出院来,只见犬倒在地,七窍流血。老周诧异道:“此犬乃服毒而死!不知它吃了什么?”长保在旁插言:“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们癞狗吃了。”老周闻听,心下明白,请三官人来至屋内,暗暗嘱咐:“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务要留神!”包公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赌气别老周回家,好生气闷。

过了几天,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随她至二嫂屋内。李氏满面笑容,说秋香昨日到后园,忽听古井内有人说话,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声张出来。没奈何,叫她急请三官人来。三叔身量小,下井将金簪摸出,免得嫂嫂受贵。不知三叔肯下井去么?”包公道:“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就是。”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放松;刚系到多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觉得绳子一松,身如败絮,噗嗤一声落在井底。且喜枯井无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才明白,暗思:“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别人又不知道,却如何出得去呢?”

正在闷闷之际,忽见前面光明一闪。包公不知何物,暗忖:“莫非果有金钗?”向前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再也扑它不着;心中焦躁,满面汗流,连说:“怪事怪事!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不免尽力追去,看是何物。扑赶一里之遥,忽然光儿不动。包公急忙向前扑住,看时却是古镜一面;翻转细看,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只觉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之间,忽见前面明亮,忙将古镜揣起,爬出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自思:“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脱出枯井,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气闷。自己坐着,无处发泄,走到王氏贤人屋内,撅着嘴发怔。贤人问:“老三从何处而来?为着何事这等没好气?莫不有人欺负你了?”包公说:“嫂嫂,并无别人欺我。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赶着去见,谁知他叫我摸簪!”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说了一回。王氏心中又难受,又无可奈何,只得解劝安慰,嘱咐以后处处留神。包公连连称是,说着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说是从暗中得来,叫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后,贤人暗想:“叔叔婶婶所做之事,深谋密略,莫说三弟孩提之人

QiXiaWuYi

难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也难测其阴谋。将来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却忘伦理。”正在嗟叹，大爷包山从外而入，贤人便将方才之话说了一遍。大爷连连摇首，道：“岂有此理！必是三弟淘气，误入枯井，恐怕受责，捏造出这片谎言。不可听他！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也可免许多口舌。”

大爷口虽如此，心中难受，暗思：“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伤了手足的和气，平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觉长叹，问王氏说：“我看三弟气宇不凡，行事奇异，将来不可限量。我与二弟已然耽搁，不曾读书，何不延师教训三弟？倘上天怜念，得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省受赃官污吏的闷气。你道好也不好？”贤人连连称是，道：“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词方好。”大爷说：“无妨，我自有道理。”

次日，大爷来见员外，道：“孩儿面见爹爹，有一事要禀。”员外问：“何事？”大爷说：“只因三黑并无营生，与其叫他终日牧羊，也学不出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孩儿等自幼失学，虽后来补学一二，遇见为难帐目还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些书籍，二来有为难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再者三黑学会了，也可管些出入帐目。”员外闻听可管帐目，便说：“使得。但一件，不必请饱学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就是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字就行。”大爷闻听员外允了，即退出来，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

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兼有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只要书童一个，不许闲人出入；十年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

包山访听明白，亲身往谒，见面叙礼。包山一见，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满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将延请之事说明，并说：“老夫子三样规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应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导为幸。”当下言明，即择日上馆。是日备席延请，递贽敬束脩，一切礼仪自不必说；即领包公来至书房，拜了圣人、老师。师徒一见，彼此对看，爱慕非常；并派有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岁，一来伺候书房茶水，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